



星座传记丛书

FRANZ SCHUBERT



舒伯特传

【苏】克列姆涅夫 著
汪逢熙 译



海燕出版社
The Petrel Publishing House

星座传记丛书

FRANZ SCHUBERT

舒 伯 特 传

【苏】克列姆涅夫 著
汪 逢 熙 译

 海燕出版社
The Petrel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6-98-002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舒伯特传/(苏)克列姆涅夫著;汪逢熙译. —郑州:
海燕出版社,2001.6

(星座传记丛书/于友先主编)

ISBN 7-5350-2127-1

I.舒… II.①克…②汪… III.舒伯特,F. P. (1797 ~
1828) - 传记 IV. K835.21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2875 号

БОРИС КРЕМНЕВ

ШУБЕРТ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64

海燕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经七路 21 号 450002)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6 开 15.25 印张 218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册

定价:20.00 元

❖ 目录

第一章/1

第二章/9

第三章/19

第四章/49

第五章/81

第六章/107

第七章/131

第八章/165

第九章/194

第十章/220

弗朗茨·舒伯特生平及创作大事记/240

❖ 第一章

一个世纪永远逝去了。

一个世纪在消逝。裹挟着注定应验不了的希望,未能实现的梦想和没来得及亲近的欢乐。

世纪正在逝去。留下来失望。在心中积淀下苦涩,生出遗憾、无能为力的怨尤和慌乱。

所发生的一切以其出乎意料而令人瞠目结舌,并且这一切与人们认为的时代潮流所要致力达到的目标截然不同:预示理智与博爱将获得胜利的世纪,沿着宽阔的文明大道和平而有节奏地大步向前的世纪突然高扬起血腥、狂纵、残酷的反叛与革命。千百年来认为坚不可摧的,坍塌了;以前尊崇的,现在受到了践踏;原来赞美的,现在被逐出了教门;过去让人害怕的,现在自己害怕得发抖。

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王位被推翻了。戴王冠的头颅被砍了下来。刚刚出现的新词——断头台,成了思想和感情的主宰,像“王位”、“君主政体”、“国王”、“忠臣”这样令人心安的惯用词被挤在了一旁。

熟悉的关系中断了,并且似乎谁都不能把它们再连接起来。

当然,血腥的热气只吞没了西方。大火在巴黎燃烧。目前并不那么

危险。维也纳离巴黎还远着哪。特别是如果考虑到有边界、边境拦路杆及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战胜不了的强大帝国的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弗朗茨皇帝的军队。

但如果邻家着了火,难道能事先知道火焰会不会蔓延到你家房子吗?

新世纪——十九世纪临近了。而且正带来恐惧。那是面对未知的恐惧。那是面对未来的恐惧。未来允诺些什么?给那些以成人身份跨入新的百年的人们带来什么?给新世纪到来前夕诞生的,就像这个长着深红色小脸、浅蓝色眼睛,在光线暗淡,拥挤不堪的小房间黑黝黝的角落里发声、略带嘶哑、上气不接下气地哭闹的小家伙一样的人们又带来些什么?

是啊,怪不得婴儿一出生就啼哭呢……

维也纳北郊利希滕塔尔教区小学教员弗朗茨·切奥多·舒伯特在刚出生的儿子的摇篮边就是这样或差不多这样思考的。

他在《小学教员弗朗茨·舒伯特家庭成员生卒登记簿》上这样记下儿子的出生:

“弗朗茨·彼得·舒伯特,生于1797年1月31日中午1时半,2月1日受洗。”

老弗朗茨这样做完全不是因为小弗朗茨的诞生对他来说是件十分特别的事。新出生的家庭成员按顺序是第十二个孩子。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死神经常光顾舒伯特家。当父亲的为了不遗漏自己的孩子,只顾得上在登记簿上注明孩子们的生卒日期。

老弗朗茨·舒伯特最看重的就是准确性。他自小就习惯于此。他认为准确性和对上帝的信奉及对皇上的忠诚一样,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

维护秩序,墨守成规,加上顽强的勤劳是老弗朗茨·舒伯特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品德。贫于言辞而勤于劳作,残酷顽强地从土地中榨取可怜的,仅够养家的生活资料的祖先们的声音,世世代代在舒伯特家族中轰响,一刻也不停歇。

他们是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正是他们创造着世界上最复杂、最伟大的事业。这些无声无息的人们,日复一日在为自己生存而奋斗的同时,创造

着人类生存的条件。他们自己忍受着贫困,却创造着生命不可或缺的财富。

舒伯特的祖先并不显贵。他们的家族之树凋零了,枝枯叶败,仅延续了一百多年时间。

十七世纪初在北莫拉维亚的农民中有了第一代舒伯特——卡斯帕尔。他的儿子也是农民,生了九个孩子。最小的一个——冈斯——当了伐木工。

在莫拉维亚繁茂的森林里,即使是在晴朗的夏日,阳光也很难透过稠密的树叶,在草地上洒下光点。在森林中的枯树枝堆里散落着一些孤零零的小房子,远离公路、民宅和人群。

这里住着伐木人。地上散乱地堆放着两抱粗的橡树和山毛榉树,挖出了树墩,开垦出难以侍弄的林处女地。晚上,伐木人吸着陶土制的短烟斗,坐在炉子旁,望着炉火。目光久久地凝视着离奇别致地弯曲着的橙色和蓝色的带状火苗。注意倾听着火焰吞噬劈柴的快乐的劈啪声及森林不停息的忧郁的喧声。伐木人在休息,在沉思。他们想着,今天的日子是怎样度过的,明天的日子又该怎样过。

冈斯·舒伯特和他的儿子卡尔的日子大概就是这样的。他们过着有条不紊的、孤独的、劳作的日子。

结婚成家也未能使这种生活有多大改变。只是活计更多,操劳更多而已。还有就是傍晚时在纺车单调的敲击声中,妻子温柔婉转的歌声代替了森林多声部的喧闹声。

卡尔·舒伯特娶农家姑娘苏珊娜·缪克为妻后,从林中迁出,搬到了村子里。干庄稼活他不是生手,妻子结实又勤劳,他自己的身体也不弱。因而家中生活不算困苦。

惟一给舒伯特家的生活罩上阴影的是孩子们经常性的死亡:九个孩子全都幼年夭折,活下来的只有四个。那时,孩子夭亡是很普通的事,人们几乎对此已习以为常。

“上帝赐予了,上帝又领走了,”父母亲轻声叹息着说,把小小的棺材放入地下。

农民的日子是艰辛的。在那个年代尤其如此。尽管约瑟夫二世皇帝给了莫拉维亚农民自由,于1782年解除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但农民的状况并无多大改善。他们依然挣扎在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劳作之中。故而卡尔·舒伯特为抚养他的孩子们长大成人费了很大的劲。聪明、有远见的他明白,要使孩子们有出息,就必须使他们脱离他所在的阶层。

每位好父亲都希望他的孩子能过上比自己好的生活。卡尔·舒伯特是位好父亲。因此他不倦地探寻着孩子们该走的生活道路。

对生活的思考使卡尔很快懂得,教育是时代的象征。约瑟夫二世皇帝热诚倡导教育。他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他警惕地注视着西方,革命正不可避免地在那里逼近。约瑟夫二世明白,从下层发起的革命将在战斗的轰隆声中摧毁封建专制主义的堡垒。而如果用自上发起的和平改良来代替革命,则将能使专制主义适应发展中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从而加强专制主义。

在约瑟夫二世施行的各种改革中,学校改革占有显著位置。全民教育的实施导致了大量学校的建立,从而需要众多的教员。

教员的职业变得非常流行,对教员的需求十分突出。

生活迁就了卡尔·舒伯特,帮他实现他的思谋。所以当名字也叫卡尔的大儿子出发去维也纳,当上了一名教区小学教师后,老人放心地把二儿子弗朗茨也放出了家门。

十九岁的弗朗茨·舒伯特来到了帝国的首都。维也纳惊呆了这位来自偏僻青年的青年。甚至那狭窄的小街上挤满灰色凄凉小屋和即使在大晴天也透不进光线的、有着枯井的院落的维也纳贫困郊区,也让他觉得像是天堂。

他于是决定:无论如何都不再回到他那被上帝和人们所遗忘的小村子里去。像父亲一样聪明、审慎的弗朗茨·舒伯特仔细思量过,两种品性——勤奋和服从将使他稳稳地落户在维也纳。

他勤奋地学习起来。读呀、背呀,直至脑袋变钝、发疼。于是他记熟了。

他服从,盲目地、毫不抗辩地服从。服从兄长,他是兄长的助手;服从长官,哪怕是最小的长官;服从看院工、守门人、警察;服从君主及其所有的仆从。

他终于站住了脚——获得了利希滕塔尔区内具有诱人名字的希默尔普福特格隆德,意为天堂之门的街区小学的教员职位。

这真是再及时不过了。因为一年前,在弗朗茨·舒伯特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有可能使他通过长期忍耐和辛苦得到的一切都毁于一旦的事情。

无论你多么谨慎,多么仔细地盘算你迈出的每一步,但在二十岁的年龄上仍免不了会失足。特别是当问题涉及到人的天性时。而人的天性是决不放过自己的权益的。

1785年弗朗茨·切奥多·舒伯特不得不结婚了。就在当年他有了第一个孩子——儿子伊格纳茨。这是他不得不结婚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无法期望结婚会有好处。他们算不上是十分相配的一对。玛丽亚·伊丽莎白·菲茨是位厨娘,且比丈夫大七岁。

玛丽亚·伊丽莎白没给丈夫带来钱财。她哪来钱财呀?父亲是个木匠,祖辈们都是铁匠、木匠、军械匠之类的小手工业者,靠自己的手艺和菜园子勉强度日。

玛丽亚·伊丽莎白从祖辈们那里得到的,融入身体和血液的惟一遗产是劳作的习惯,不分昼夜,不知疲惫的劳作习惯。

大清早,窗外还弥漫着黎明前灰蒙蒙的薄雾,她不惊动任何人,只是遵循着体内声音的召唤,从床上跃起。她总是一跃而起,醒后从不纵懒。她匆忙做完晨祷,立即开始干活。深夜,全家人都睡了,她才上床。立即入眠,连梦都不做,直至清晨。

母亲的勤劳使这个连一个铜子儿都得计算着花的家里一切都熠熠生辉。这里决没有一丝一毫的破败与邋遢,而它们是贫穷的伴生物。铜制器皿像新的一样发着红光,地板似刚刚刨过那么白。丈夫的常礼服像乌鸦翅膀般地闪烁着蓝黑色的光泽。弗朗茨·切奥多无论怎样费劲找也未能在外衣上找到哪怕一丝绒絮。

劳动者所特有的稳定的心平气和是玛丽亚·伊丽莎白从祖辈那里继

承来的又一特性。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她从未失去过这种稳定的心平气和。无论在操劳或在休息中,无论在欢乐或苦难时,也无无论在待人接物中,安详温柔的她给家里带来宁静和祥和。这些,对于缺衣少食又多子女的家庭是尤为重要的。

她不仅平和,而且温顺。这非常好。起码对她自己而言,这样非常好。弗朗茨·切奥多不能容忍执拗的人。对上级无条件服从的他,也要求下属无条件服从。而按他坚定不移的观点,老婆和孩子是归于下属一类的。

家长只在具有铁腕时才是真正的一家之长。家庭也是国家,是微型的国家。君主手腕越硬,臣民服从越顺。忠诚是驯服的女儿。只有它才是幸福生活的保障。

弗朗茨·切奥多·舒伯特是这样认为的。生活,起码是他自己家庭的生活,也证实了他的论点的正确性。在家里他是强硬的全权统治者。这里笼罩着一致与和谐。

但家庭外发生的事却困扰着弗朗茨·切奥多。国家生活的进程不遂他的意。

约瑟夫二世的民主改革导致了自由思想的产生。尽管皇帝不向往,而是害怕自由。但建在真菌上的房子又能拿真菌怎么办呢?谁有一天给了真菌栖所,谁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真菌那具有摧毁力量的牺牲品。

大胆的言辞,激烈的、几乎是谋逆的口号在维也纳越来越响亮。使严肃拘谨的教区小学教员极为愤怒。维也纳的雅各宾党人(尽管这些夸夸其谈、善于辞令的自由党人与他们在巴黎的同名革命党人根本无法相比)令他厌恶。他不明白为什么当局不一次性地彻底清算他们。不过,除了怯生生的不理解外,他不敢有更多作为。因为政权握在皇帝手里,而非议君主是弗朗茨·切奥多连偷偷想一下都不敢的。

所以,当约瑟夫二世辞世,利奥波德二世继位,随之又由弗朗茨二世继位,他倍感欢欣。虽然正是约瑟夫二世及其改革使弗朗茨·切奥多得到了他目前所有的一切,但弗朗茨二世才是他终生热爱的皇帝。

弗朗茨皇帝具有令弗朗茨·切奥多非常合意的铁腕。皇帝日益强硬

地实行着铁腕统治。

被法兰西革命吓得魂不附体的他，极力用死亡去吓唬自己的子民。

原先闲得无聊的维也纳刽子手现在不抱怨无事可干了。首都广场上竖起的绞刑架不再空悬。绞架上吊着被视为雅各宾党人的人。而凡是不与取消约瑟夫民主改革的弗朗茨保持一致的人，都一律被视为雅各宾党人。

法庭上扮演着总是以悲剧为结局的血腥闹剧。司法绞肉机不慌不忙、煞有介事地磨碎一堆堆的文件和一个个人的命运。人们的遭遇完全取决于告密、伪证、失言和酷刑下的招供。身着丝绸法衣的屠夫们坐在有雕花靠背的厚实橡木座椅中，在卖身投靠的下流报人对被告人的恣意谩骂和恶毒嘲弄声中，不议论而非难，不审讯而定罪。

维也纳上空悬着沉重的、令人作呕的窒息。尽管人们继续生活着：相聚和分离，服务于公众和供私人差遣，购物和经营买卖，上咖啡馆，去剧院，跳舞，彼此相爱或憎恶，但生活只是表面看来正常。因为生活意味着相互信任，而不是一个人害怕另一个人。恐惧，那种摆脱不了的可厌的恐惧，那种你本人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事，别人却知道，而且他不仅知道，还会向第三者告发的恐惧，而那个第三者正伺机设法祸害你，因为他视此为发迹的最好途径。这恐惧攫住了人们，毒害了他们的灵魂，摧毁了他们的意志，吞噬了他们的良知。

夜半，人们突然从梦中醒来，支起身子，通身发冷地细听街上的脚步声或驶近的马车车轮尖利的辘辘声。

“是来抓我的吧？”

而当夜间邻居家响起了不祥的敲门声时，便松了一口气，手掌抚额道：

“谢天谢地，这次没事了……”

在这段昏暗、骚乱的日子里，弗朗茨·切奥多·舒伯特夜里睡得很安详。他是君主忠诚的奴仆，即使在最隐秘的思想深处他也与皇帝完全一致。他不怕会说错话。但他也没有诬告过别人。他周围的人中没有一个是够得上“国家叛徒”死罪的人。为了踩着无辜者的尸骨往上爬而有

意冤屈别人,这样的事他是绝对不会干的。虽然弗朗茨·切奥多赞成当局所做的一切。但他的动机是真诚的。他是一个正派人。

弗朗茨·切奥多·舒伯特夜间睡眠很安详。但越往后他心中变得越不平静了。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的命运感到不安。国家的命运决不是越来越好。尽管有关帝国的无坚不摧、它的历史成就和伟大胜利的喋喋不休的说教令这位小小的学校教员震耳欲聋,但他敏锐的耳中还是传来了国家机器运转失常的沉闷声响。

他怀着苦闷与怨尤睥睨西方,像一切顽固分子一样,他视西方为一切灾难与不幸的根源。

灾难和不幸确实越来越牢固地控制了帝国。革命法国的军队,尽管赤着脚,衣着破烂,训练不足,却击溃了吃得饱的、勇敢的、以训练有素著称的弗朗茨皇帝的军队。就算大炮暂时还只在远处,在意大利北部什么地方轰鸣。但它们威严的隆隆声宣告了口头与书面均自称是不可战胜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失败。

1797年在意大利小村庄卡波佛米奥,法国人迫使奥地利人签署了和约。伦巴第、比利时和莱茵河左岸划归法国管辖。

第一批损失!暂时只是第一批,且还仅是领土方面的损失。

难怪维也纳郊区利希滕塔尔的小学教员弗朗茨·切奥多·舒伯特在新世纪来临前会怀着忧虑与不安迎接自己又一个儿子的诞生。

一个世纪永远逝去。

新世纪到来了。

与它相伴的是面对未知与未来的恐惧。

❖ 第二章

舒伯特家的房子又窄又小：一居室外带一间厨房。在这间狭窄、低矮、窗户不透光的厨房里，玛丽亚·伊丽莎白生下了小弗朗茨。

难以理解，这样狭小的空间怎么容得下五口人。自然，第六口人的出世使得房子更为拥挤了。不过，这第六口人倒不怎么妨碍其余的人。他甚至不占地方，因为起初他采用了所谓的空间生存：待在挂在天花板下的摇篮里。两个哥哥——两岁的卡尔和三岁的费尔迪南德在他的下面嬉戏，忽而跑来跑去，忽而满地乱爬。

第六口人性情平和，只要包裹他的尿布是干爽的，他又吃得饱饱的，他就会吮吸着橡皮奶嘴，安静地躺在摇篮里。

每当需要给他换尿布时，十二岁的长兄伊格纳茨从正在做功课的饭桌边站起来，将书本与练习本一把抱开，腾出地方给小弟弟用。母亲给他换尿布，他躺在桌上，蹬着像用线绳捆成一节节似的胖墩墩的小腿，响亮地哭叫着。

只有当父亲的，无论何时，无论对谁都什么也不让步。回到家里吃过饭，换上绗过的长便服，一屁股坐在靠窗的书桌旁，满屋子复杂纷繁的生活就留在了他的脑后。他面前只有学生们的作业本。没人敢使父亲离开

作业本。全家人都知道,书桌是像供台一样神圣的地方。靠近它是危险的。最好避开它,离它越远越好。当父亲以平稳坚定的步子迈向书桌时,就连卡尔和费尔迪南德都停止了玩耍,缩在角落里提心吊胆地望着父亲那宽阔僵直的后背。再不然就跑到厨房去,那里脸上红扑扑、汗津津的母亲一双眼睛泪汪汪地在炉子边做饭或洗濯。

只要小弗朗茨在摇篮里一哭,她立即放下手头的活计,飞跑进屋去摇晃他。如果不管用,婴儿依然哭闹,而父亲转过身,用他那冷冷的深色的像虾一样凸起的眼睛略感惊奇地望望他,母亲立即胆怯起来,急忙把儿子抱到厨房去。这里因炉子的热气而暖烘烘的,因厨房的油烟而昏沉沉的,他于是在母亲的怀抱中睡去,从而又获得返回房中摇篮里的权利。

无论六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的生活多么乱糟糟,弗朗茨·切奥多·舒伯特仍能使其保持良好秩序。他在家从不需借助戒尺和树条。但在学校,戒尺和树条却常在学生们的手掌和脊背上呼啸。虽然大嗓门的利希滕塔尔的孩子们一见他迈着均匀稳实的步子走进教室,就立即安静下来。连最不安分的孩子在他惊异的、冷冷的、略突的眼睛注视下也定在了原地。弗朗茨·切奥多·舒伯特仍时不时地惩罚一下他的学生们。与其说有此必要,不如说是为保持规矩和便于教学。

低矮小屋中的日子单调而有节奏地流逝着。按照严格测算过的,一次性永久定下的方式进行着,没有升腾。

有时这种呆滞的生活进程也会被打乱。并且打乱它的正是确定它的人——父亲。

假日前的晚上,第二天早上不必去学校,等家里一切都静下来,玛丽亚·伊丽莎白也停止了在厨房里涮洗碗碟,他走到墙边取下大提琴。

伊格纳茨从旧粗麻布套子里取出小提琴。

父与子面对面坐下来,开始了演奏。小提琴歌唱般的声音与大提琴柔声絮语似的低音忽而交织在一起,忽而相互呼应。明快的,伴有略显粗鲁的跺脚声的连德勒舞曲换成了快活的进行曲,拖长音的西西里曲调又变换为嘹亮的波洛涅兹舞曲。纯正清晰的乐曲声就像朗朗晴日下的泉水轻柔地淙淙作响,从砖石砌造的巨大城市中的闷热小屋飞向广阔的金色

田野,飞向长满榛树的山峦,飞向宁静的蓝色湖泊和银光闪闪的山间小溪。

玛丽亚·伊丽莎白悄声走出厨房,伫立在门口。

她微笑着。

没戴头巾,微驼着背,有着一双粗笨的劳作的手。一个不漂亮的、因繁重劳动和多次妊娠而疲惫不堪的女人,在这一刻变得光彩照人。多少仁慈和幸福闪现在她那双浅色的,梦幻般沉思的眼睛里。她很快乐,喜欢听这音乐几乎到了想落泪的程度,因为这音乐使她想起了遥远的青春年华,虽不是充满欢乐,却至少是自由自在的,在田野和森林中自由自在的青春年华。

孩子们也微笑着。

卡尔和费尔迪南德欢快地眯着眼睛相互望望,又望望父亲。看见父亲可笑地在两条细腿间夹着大肚子的大提琴,费心费力地在弦上拉着弓,他们觉得怪有趣。特别使他们高兴的是这么晚了还没有人赶他们上床,吆喝着:“睡觉去!”

伊格纳茨也微笑着,洋洋自得地微笑着。

他愉快地意识到,通常要求家人一切听命于己的父亲,此刻柔顺地听从着他:小提琴演奏第一声部,大提琴恭顺地跟随着。

只有两个人没有微笑:老弗朗茨·舒伯特和小弗朗茨·舒伯特。前者是因为爱好音乐尚未达到为音乐改变自己严厉矜持常态的程度;后者则是因为还既不会微笑,又不会听音乐。

无论舒伯特一家的生活多么贫困和不舒适,却没一个抱怨的。费尔迪南德和卡尔想都没想过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可埋怨的。不管周围环境多么破旧简陋,他们从诞生起就生长在这里,他们不知道别样的生活,认为日子就该这么过。

弗朗茨这时已会走路了,他和哥哥们一样,在吊在天花板上的摇篮下跑来跑去或爬来爬去(摇篮现在空着,但只是暂时的。因为玛丽亚·伊丽莎白又怀孕了),他从懂事以来也只知道这种生活,认为生活就是这样的,自然也没有想过别样的生活。

伊格纳茨却已经会比较了,但他十分谨慎,所以不抱怨,起码是不表露出来。他早已明白,抱怨不会有好结果。弗朗茨·切奥多认为任何不满都包含着不服从的种子。他严禁最微小的不服从并惩罚不服从者。

玛丽亚·伊丽莎白总是顺从的。与丈夫十五年的共同生活使她更加习惯于顺从。和大儿子一样,她清楚地了解,抱怨只会带来不愉快。

弗朗茨·切奥多不能容忍抱怨。他认为抱怨毫无益处,甚至有害。抱怨的人必定心怀不满。与其埋怨命运,不如改变命运。除你自己外,没有人会分担你的命运;除你自己外,没有人需要你。显然他是把自己和家庭混为一谈的。他认为,“我即家庭”。

因此,婚后的岁月他没有用于无用的埋怨,而用于像指南针的磁针一样毫不偏离的预定目的。自己不惜力,也不让家人惜力。决不丝毫纵容自己,也不丝毫纵容家人。

就这样过了十五年,他终于达到了目的。1801年他买下了一处不大的房子。

自己的房子!多年极其吝啬的节省和四处举债的结果。值得宽慰的是,在这座房子里,现已是七口人(他们添了一个女儿,玛丽亚·特丽莎)的一家人住得相当宽敞。

学校也设在这座新房子里。

新房子所在的街道与原先那条街道并无多大差别。同样凄凉单调的挤满了手艺贫民的房子,同样脏兮兮的、衣着褴褛的孩子们,只在重大节日,他们才穿上棉绒布长裤和系着蓬松蝴蝶结的土黄色布上衣。

街道有着自己的生活。那是居住着手艺人的维也纳郊区的热闹、嘈杂的生活。从敞开的窗户里,从洞开的大门里,从露天放着工作台的院子里传出榔头断续的敲击声、锯子快活的哧啪声和刨子的尖啸声。木匠、钳工、箍桶匠、焊锡匠唱着歌,干着各自的活儿。干活时唱歌、吹口哨或单是用脚打拍子,这是自古以来就形成的习惯。甚至连棺材匠在刨棺材的时候也在胡子下轻声哼着维也纳郊区的快活小曲。

歌声像轻盈的小鸟沿街飞舞,轰响在鹅卵石铺就的桥面上的辘辘车轮声,犹如欢快的断奏,重复着这歌声。

小弗朗茨就在这里长大,在方形石板砌成的院子里,在声音嘈杂的小街上,当风不硬又不卷起尘埃时,会把山脉上盛开的椴树的花香吹拂到这里来。

母亲更加忙于家务(房子大了,事情也随之增多)和襁褓中的婴儿,无法更多地关注小弗朗茨。所以他大部分时间是和自己的同龄人,街头的孩子们一起度过的。和他们一起扮士兵,玩战争游戏;为避开城市太阳的强烈光线而躲在晒蔫了的法国梧桐的阴凉下听大女孩拖沓、断续地讲述善良仙女和神奇王子的简单童话。

他与那帮喧闹的街头孩子没有多大区别。像他们一样用维也纳方言炒豆子般快速说话,吞掉音节与词尾。像他们一样煞有介事地议论市井新闻。像他们一样梦想着享受不到的在多瑙河中游泳。

惟一与他们不同的是,他较为安静、平和。这是由气质决定的。四岁的小胖墩,就像一个可爱的大肚子蘑菇矮矮胖胖,天生淡泊恬静。

小弗朗茨的日子过得不错。他善良,不好斗,伙伴们都喜欢他,差不多从不欺负他。更何况他还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两个哥哥,那是即便最好斗的男孩也必须顾及的可畏力量。更何况在街头小家伙们完全不可及的云层之上还有一个最最大的哥哥,十六岁的伊格纳茨。

在家里哥哥们也护着小弗朗茨。有时甚至是不自觉地这样做。虽然说起来父亲是严厉的也是公正的,但他也有拿家人发泄不良情绪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风暴是降临在几个大一些的孩子们头上的。孩子们对此也从不埋怨,他们明白,雷电总是瞄准大树而放过小树的。何况小弗朗茨还那么单纯可爱,根本没法怪他或生他的气。若是小弟弟真做错了什么事,他通常是轻声叹口气,用那双灰色的、清亮的、微微眯缝的眼睛微笑着,更加眯起眼睛,再一次微笑,以致眼睛完全合成两条窄缝,胖乎乎的粉红脸蛋上则出现了酒窝。

于是大家也都宽容、愉快地微笑起来,包括严厉的父亲在内。

当小胖墩到了有责任的时候,哥哥们友爱地、自愿地帮他完成。

小弗朗茨的责任来得够早的。在他出生后的第五个年头,父亲开始为他做上学的准备。哥哥们帮弟弟更快更好地学会字母、加法、计算。